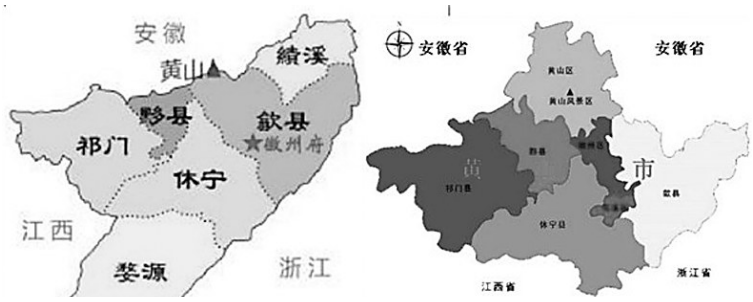
从徽州到黄山：中国古今地名缘何善变

近来，因安徽省黄山市是否应该恢复古称“徽州”，在网上引起热议。其实，黄山（徽州）名称的变化，只是古今地名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固然也有如同“永恒之城”罗马一样建成之后两千多年名称不变的地方（譬如无锡），但更多的地方在历史长河中已是数度易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上海滩的“南京”路说起

上海市区的路名基本来自全国各地的地名，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商业街”的南京路。南京路的路名显然是来自“南京”这个地名，但以“南京”这个地方命名的上海马路却远不止这一条“南京路”。

若有人从南京坐火车来上海，动车组飞驰了300多公里，一出站到南广场，却好似孙悟空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结果还是在“南京”路上。这是为什么？因为上海站南广场口的一条马路大名就是秣陵路——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郡县的时候，今天的南京所在就是秣陵县。

到三国时期，孙权将东吴统治中心迁到秣陵，在此筑起石头城，又取“建功立业”之意将其更名为“建业”，而现在的浦东，也可以找到这条“南京”路——建业路。三国一统之后，在西晋征服者的眼里，“建业”的内涵就有些政治不正确了，于是改成同音的“建邺”。谁知几十年后，五胡乱华，中州板荡。当年三国赢家的后裔只能南渡长江，以建邺为京城重建晋政权了。因为西晋的末代皇帝叫司马邺，为了避讳，此地再度更名为“建康”，虽然与“建业”一样都是佳名，但“建立安康之地”与“建功立业”的雄心相比，偏安之心已是不言而喻。

东晋南朝都以建康为都，江东王气，三百年终。隋灭南陈，自然也容不下“建康”之名，遂以“江外安宁”之意贬为“江宁”。于是，以南京为京城的政权灭亡后，江宁往往是来自北方的新统治者最中意的名字，隋代、宋代、清代俱是如此。

至于上海滩，沿着“十里长街”南京路往西行至美琪大戏院时，就又会遇到这条“南京”路（江宁路）。此外，就在“正宗”的南京路不远处，有着一条平行的马路（金陵路）。有道是“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金陵”就是南京最早的名称（战国时期楚威王建金陵邑）。相传楚威王灭越后，在此“埋金以镇王气”，故称金陵。

越变越小的“州”

上海滩的“南京”路虽多，却未能穷尽历史上的南京名称。758年，唐代以江宁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体字）州”，但如今沪上并无“升州路”（不过南京还有）。

再说“昇州”之“州”，在中国的地名变迁里实在是个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说法，但“州”真正在政区里出现则要到汉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二级政区制度，汉代因之。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至东汉灵帝时，黄巾军起，南阳太守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权，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刘表是荆州牧，刘备是豫州牧，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时的“州”幅员广大，譬如蜀汉一国，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

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权力这个考虑，加上国家分裂，割据政权各行其是（譬如三国魏吴都设荆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越来越多，辖区倒是越来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居然已经有253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698个，基层的县亦只有1562个。这实在是机构臃肿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陈后罢天下诸郡，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的地位，隋炀帝干脆又把州改名为郡，绕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袭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州实在过于困难，中唐之后，遂又变成道州县三级体制。

虽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对中国地名影响深远。不像秦汉的郡名毫无规律，唐代州名整齐划一，一律是单字加州，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以及闽粤两省的省会福州、广州；而“扬州”也是在唐代从九州中泛指长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从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国都雍州（今西安）升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阳）升为河南府后，“府”俨然就成了拥有特权的州。到宋代就出现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迁而成，等级均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为临安府。到明清府更是成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

“州”之变为“府”，对于政区本身无甚影响，对地名而言却是大混乱。府名通常都是二字，于是需要重新起名，比如益州改作成都府，并州改为太原府。但有些时候新的名字又不见得比旧有名字顺耳，更多的情况是懒得取新名字，结果在明清时期就普遍出现了先从“苏州”改成“平江府”，最后又改成“苏州府”这样叠床架屋的地名。

都是附郭县惹的祸

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基本是省、府、县三级。通常一个府辖有数个或十数个县，其中府城所在县称为“附郭”，比如宁波府的附郭县是鄞县，苏州府的附郭县则有吴、长洲、元和三个之多。附郭县令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牵制。

正是附郭县的存在，久而久之，府名所指对象也开始变化。一方面，它仍然指的是整个府所辖区域，比如明清时期广为诟病的“苏松重赋”，指的就是苏州府与松江府（相当于今上海市与苏州市）。但另一方面，有时府名所指仅是附郭县而已，譬如晚清的《海陬冶游录》记载当时的上海青楼，“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扬江北，又其次也”，其中的“苏”指的就是苏州府的附郭吴县（及长洲、元和）与同属苏州府的“常”（常熟）相对。

这种情况发展到清末，就形成了知府直接管理附郭县的思路。宣统年间，东北吉林省的府已与县一样只辖有一县之地（但府级别高）；民国建立后，转变更加彻底，府被裁撤以后，县由行省直辖。

照理说，既然府已不存在了，附郭县叫什么就是什么呗，就像民国初年，太原叫阳曲，广州叫番禺，顺理成章。但许多地方偏不如此，譬如杭州的附郭是钱塘和仁和县，结果取了个不伦不类的新名字叫“杭县”，江苏淮安府的附郭是山阳县，结果新名字沿用了旧府名称淮安县。

更大的变动来自“市”的出现。近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与之相适应，即从“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1926年，广州借鉴西方城市体制颁布实行《广州市暂行条例》，规定“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随着《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和《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的公布，至1927年出现了上海和南京两个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直辖市和广东省辖的广州市，初步形成了城市型政区的体系。

民国时期的“市”是城市的概念，市辖区域系从母县析出。原本是府城的城市，往往沿用旧府名，于是唐代的州名正式借尸还魂，杭县市区析出杭州市，吴县市区析出苏州市就是如此。诸如上海、无锡这样从一般县城析出的城市，通常沿袭原名，于是出现了同名市县的情况（上海市/上海县），怎一乱字了得。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地级市管县及县级市的格局。淮安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淮阴县城析出清江市，1980年，这个清江市升格为地级淮阴市，管辖原淮阴地区各县。到2001年，淮阴市再度改名淮安市，清江市变成了清浦区，而旧淮安府府城淮安县（山阳县）则被改成楚州区。2012年又一变，楚州区又成了淮安区，实在令人眼花缭乱。

虽然现今的地级市幅员显得与旧时的州府颇为接近，但毕竟时过境迁，即使现今热议的安徽黄山市，其实与古代的徽州府也已不是一回事了。旧徽州府的六县，绩溪现属宣城市，婺源更是别属江西省，而黄山所在的黄山区（原名太平县），古时却不属于徽州府（属宁国府）。从这个角度而言，经历物是人非的变迁之后，倒也不能简单说黄山市应当“复名”徽州了。 **据澎湃新闻**

长篇连载

商丘风情

■刘秀森

七 订亲（10）

金钟听娘一说，大为失望，瞅机会偷偷找到了桃红。桃红知道魏老豹托媒人到她家说媒泡了汤，一见他就抱住他哭起来。金钟也忍不住哭起来。

两人哭了半天，桃红突然一抹眼泪，决绝地说：“金钟哥，我是铁了心了，这辈子死了也嫁你！你敢跟我盟誓不？”金钟说：“咋不敢！”两人就一起向天盟誓，他非她不娶，她非他不嫁。几天后，桃红就把自己偷偷给金钟做的一双鞋送给了金钟，金钟就把身上戴的一个小玉坠儿送给了桃红。

时间在两个恋人背着父母偷偷相爱中过去了一年多，两人的事情都做得很秘密，双方的家人都被蒙在鼓里。

年前，桃红的婆家送了好儿（喜期），要在今年三月初六娶亲。桃红和金钟都急得没有办法。

这天晚上，两人在村外约会，桃红提出跟他私奔。金钟想着爹娘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拿不定主意。桃红说：“咱到外边过两年再回来，生米做成了熟饭，保管爹娘不会说啥了。除此以外，你能想出别的办法不？”金钟挖空心思想不出来。桃红说：“离好儿只有三天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不走我就跳井死了！”最后金钟下了决心：“走！”

两人回家后就各自偷偷做私奔的准备。

昨天上午，金钟在屋里又一次把桃红给他做的新鞋拿出来穿了一下，没想到让母亲撞上了。母亲问：“在那儿弄的新鞋？”金钟诓她说：“买的。”母亲上前看了看，新鞋做工很精细，问：“这双鞋做得真好！多少钱买的？”金钟说：“是朋友给我买的，咱没打钱。”他娘早就看出桃红他俩好，就有些觉知，夜里向魏老豹说：“八成是桃红给他做的。”魏老豹心里一振，想了想，又觉得金钟是个好儿子，不会出大事，就说：“反正桃红就要出嫁了，我去程占山家给桃红添过了箱。等桃红走了就没事了。”

今天，魏老豹迟迟不见金钟起床，到儿子屋里一看，不见了人。

魏老豹慌了，大声叫着金钟的名字向外呼唤了几声，没听到金钟答应，更觉得事情不妙；问老伴和金锁知不知道金钟哪儿去了，老伴说不知道。金锁说：“夜儿黑喽，俺哥叫我到他屋里，给我几块洋糖，对我说：‘以后你好好孝顺咱爹咱娘，别惹咱爹咱娘生气。’”魏老豹一听，知道事情彻底坏了，连忙又回到金钟屋里，看金钟留下什么没有。到屋里一看，桌子上的油灯下压着一沓钱。他连忙把钱从油灯下拿出来，见钱上有个纸条儿。请识字人一看，上面写的是：“爹，娘，儿子不孝。这是卖鸡的钱，留下家用。不要惦记我，我会回来的。”魏老豹拿着钱，想起金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这点钱不是容易得来的。去年冬天，村里有几个人贩鸡到朱集去卖赚了钱，金钟也想干这生意，但没有本钱，就征得爹娘同意，把自家的几只鸡卖了做本钱，跟着人家去贩鸡。贩鸡是又苦又累的生意，要挑着鸡笼下乡走村串户一只一只地购鸡，花两天时间才能购两笼，然后挑着到三十多里外的朱集鸡行里去卖，一趟或多或少会赚点钱，但每干一趟，两肩就被扁担压得红肿，磨掉一层皮，累得腰酸背疼。金钟为了改变贫穷的家境，再苦也不嫌苦，再累也不嫌累，跟着人家不停地干。魏老豹夫妇心疼儿子，觉得也赚不多钱，叫儿子别干了。金钟不肯，说：“积少成多，慢慢家里的日子就好了。”这是儿子苦累了半年多赚的血汗钱啊！可儿子全都留在了家里……魏老豹一时目瞪口呆。

就在这时，一群人手提棍棒，如狼似虎地闯进了家门。魏老豹一看是程家的人，立刻就怔在了那里。

原来，程占山一家不见了桃红，怎么找也找不到，又发现桃红的一个小包袱和几件衣裳不见了，都觉得事情大不妙，就动员起程家的人去亲戚家找。在三里外的翁村一家亲戚家得到了信息。亲戚说，天刚明的时候，他在赶集的路上碰见了桃红，见她挎着一个红包袱跟金钟一起向东走了，问她干啥去，她说和人一起去朱集卖东西。程姓人这才知道桃红跟金钟私奔了。程占山就让几个年轻人去追赶，但一班人追了二十里也没追上。人们不知桃红和金钟是不是真的去了朱集，也不知他们中间岔路没有，觉得追上他们是没希望了，就回到了村里。乡里有个风俗，出了男女私奔的事，不管怨男还是怨女，都会一股脑儿把责任完全推到男方身上。大家都问程占山怎么办。

程占山觉得自己的闺女跟人家跑了，这一回丢人丢大了！瞪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程占山的大儿子程武怒极地说：“不能跟魏老豹家算毕，这口气得出，不出太丢人！”对一帮年轻人说，“走！拿家伙去魏老豹家，给他砸个稀巴烂！” （68）